



乾隆皇帝

日落长河

乾隆皇帝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乾隆皇帝·日落长河/二月河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9

(二月河文集)

ISBN 978-7-5354-4057-0

I. 乾… II. 二…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7668 号

策 划:周百义

责任编辑:田中全

责任校对:陈 琪

装帧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开本:74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印张:28.125 插页:6

版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51 千字

印数:1—15000 册

本册定价:33.00 元

定价:180.00 元(全六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二月河

本名凌解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历史小说家、汉族，1945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高中毕业后入伍，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至南阳市委，现任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40岁开始文学创作，致力于营造“帝王系列”，目前已出版长篇系列历史小说13卷，计500余万字。

《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出版后曾分别获得河南省政府优秀文学艺术成果奖，湖北省出版佳作奖，并获得美国“最受欢迎的海外华人作家作品奖”。其中《雍正皇帝》曾获“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一。香港明窗出版社、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出版繁体字本，韩国时代出版社出版韩文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的第3卷。

清廷十几万大军征剿金川反叛土司莎罗奔所率的三万余藏军，结果招致惨败，被迫达成屈辱蒙羞的城下之盟。乾隆忍痛诛戮主帅皇亲讷亲，另派军机处另一大臣傅恒再行征讨。还未抵达战区，傅恒即在地方欢迎仪式上险遭一群化装成苗家舞女的藏民刺杀。为避讷亲的杀忠饰过，“逃将”海兰察和兆惠，一在闹市锄暴救弱，一在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手下和南京地方豪士较技夸能，其后又追捕易瑛为首的“一枝花”党徒。

这些大小“武戏”故事，写来一波三折，悬念不断，扣人心弦。“文戏”则有刑部侍郎刘墉潜入京陵，乔装私访大臣贪渎案件和“一枝花”党徒的行踪，协助确保乾隆出访江南的安全；新任两江总督、身携皇上密旨的尹继善，机敏果断，计扣大贪污犯、“国舅爷”高恒；不识时务、老而贪得的三朝元老张廷玉突然失宠、自取斥辱；无耻官员不惜献出妻妾取悦上宪，以图晋升；军机大臣纪昀以脚板皮作饺子馅



戏弄巴结攀附者；曹雪芹故交敦诚、敦敏深怀旧情，探访雪芹遗孀；等等，读来也都兴味盎然又给人启迪。

诸多人物的个性，如乾隆皇帝的聪察，喜欢识见超卓的能员，但又要显示自己高出一头的自矜，欲做文治武功完人的奢想；刑部尚书刘统勋的勤勉恭谨；有诸葛风的傅恒的深沉智虑、雍容雅量；纪昀的应对机敏，博学多智；兆惠的严肃刚直，海兰察的粗中有细；莎罗奔的富于谋略；以及讷亲的志大才疏、刚愎自用，高恒的荒淫、贪婪等，都在大大小小的“武戏”、“文戏”中得到鲜明丰满的表现。



目 录



第 一 回	急事功再促金川役	畏严诏将相乱提调	1
第 二 回	计无成算讷相败阵	批亢捣虚莎帅逞豪	14
第 三 回	兵败穷极落荒松岗库	恩将仇报谋杀功高将	26
第 四 回	孝乾隆承颜钟粹宫	聪察君闻捷反惊心	37
第 五 回	多情帝娱情戏宫娥	慈严父慈严教慧子	48
第 六 回	争名争利老相搁车	忧时忧事傅恒划筹	59
第 七 回	龙马精神勤政多情	盛年勋贵闻鸡欲舞	71
第 八 回	媚新贵魍魉现丑态	谦吏情明君空愤懑	83
第 九 回	说盐政钱度惊池鱼	思军务阿桂履薄冰	94
第 十 回	泣金殿兆惠诉衷肠	修库书纪昀衔恩命	105
第 十 一 回	悯畸零英雄诛狱霸	矜令名学士海老相	117
第 十 二 回	同舟共济因缘生爱	仗义杀豪血溅街头	128
第 十 三 回	贪金吞饵诈中有诈	公堂簿对情重定情	140
第 十 四 回	游新苑太监窥淫秘	揣帝心军机传法门	153
第 十 五 回	论国律讷亲受诛戮	察隐情眯娘洗冤抑	164
第 十 六 回	安宫闱乾隆慰母后	恤民变贵妇减租粮	176
第 十 七 回	理家事棠儿奖小奴	议政务傅恒敦友朋	188
第 十 八 回	追往事故交访遗书	感炎凉邂逅车笠逢	200
第 十 九 回	遇旧情勒敏伤隐怀	抚遗孀莽将掷千金	211
第 二 十 回	破巨案刘墉潜金陵	怒口孽天霸闹书场	223
第二十一回	燕入云情痴悲失路	袁子才接差惊焚书	234
第二十二回	严父孝子心长语重	风流郡守咏诗判案	245





第二十三回	一枝花蛰居忆往事	红阳教闻风思造乱	259
第二十四回	嵒岷吏献宠攀冰山	愚国舅纵淫众乐园	271
第二十五回	访民风微服下江南	感吏治书房说冠狗	284
第二十六回	智纪昀明哲劝良将	贤傅恒倥偬理民政	295
第二十七回	凉风镇月夜逢刺客	牛皮帐老拳释仇隙	306
第二十八回	不共戴天同宿兰若	惺惺相惜意蕴柔远	318
第二十九回	窦光鼐严章弹权臣	尹元长机断擒国舅	330
第三十回	瘟高恒途穷计后事	曹鹤儿避祸走异域	342
第三十一回	勇朵云恃强劫命妇	慧棠儿报惊救孤弱	352
第三十二回	军机臣掩鼻听秽闻	尬王爷夜半闯官苑	363
第三十三回	总督衙温语抚忠良	胜棋楼较艺诱易瑛	375
第三十四回	桃叶渡盖英豪行诈	秦淮河乾隆帝徇情	389
第三十五回	一枝花败走明孝陵	燕入云临事再反水	401
第三十六回	情天子火焚观枫楼	侠义女命终颂离歌	413
第三十七回	危世情举纲张文网	伤民瘼奋发求治道	423
第三十八回	医国手烟徒侍凤阁	莫愁湖风波无奈何	434



第一回

急事功再促金川役
畏严诏将相乱提调

春三月，中原大地已是万木葱茏，川西北甘孜阿坝一带还是一片寒荒阴霾的冬景。从玉门关外瀚海般大沙漠穿行而过的白毛风乘高而下，将沼泽地裸露在黄汤泥水外面的埠地冻结成一层硬壳，就像脓肿的疮痍，星罗棋布或大或小似断似连地横亘在潦水中，绵绵蜒蜒伸向无边的尽头。绛红色的云在广袤的天穹上缓缓移动，时而将冻雨漫漫霏霏洒落下来，时而又撒下细盐一样的雪粒，风卷冻雨，吹打得芦苇菅草白茅都波伏在“痍”上簌簌颤栗。即使无风无雪，这里也是晴日无多，东南大川裹上来的湿热气和川北的寒风交汇在这里，又是整日的大雾，弥漫漫漫，覆盖在无垠的水草沼泽地上，把小树、高埠、丘陵、水塘、泥潭、纵横交错缓缓滚移的河溪……都拥抱在它的神秘纱幕之中。潮湿得连鸟都懒得飞。人只要在这样的雾中穿行一个时辰，所有的衣装都会像在水里浸过，粘湿得通体不适，冷得沁骨透心。

因为大小金川战事绵密，断断续续将近二十年，川西川北官军和金川土司莎罗奔部卒两军对垒，隔着这数百里大泥淖时有交战，附近以贩运盐粮茶马为生的汉人和土著回民藏民逃的逃迁的迁，刷经寺东西横亘三百余里，除了兵营还是兵营。东倒西歪的村舍里乌烟瘴气，到处堆着柴炭和满是泥浆的粮车，满街的驴、骡、驼、马粪被大兵们的牛皮靴子踩揉在泥浆里，稀粥样流淌。梭磨河里泡着几百条乌篷船，也是运粮用的，眼下是枯水季节，既不能上行也不能下行，上千的船夫民工被困在这里，只得在岸上搭起密密麻麻的窝棚，起灶支锅过日子。倒是这“窝棚屯”的川中船家，儿啼女叫涮衣洗菜的，给这一片充满杀机的大军营





盘带来一丝人间烟火气。

亭午雾散时分，一队官兵约五十余骑，自西向东驰来，满身都是泥浆的马，驮着一个个浑身精湿蓬头垢面的戈什哈，在四尺余宽的“驿道”上狂奔，浆水四溅，进得道旁牛皮帐上都是，连远处兵士刚刚晾晒出来的被褥上都是。马队过去，立即招来兵士们一片责骂声：

“龟儿子穷烧个啥子哟！老子就这一条干被子啰！”一个秃子正在驿道旁支晾被褥的竿子，号褂子上溅了麻麻花花一片泥汁子，连嘴里也进进去一滴，他“呸”地唾了一口，骂道：“先人板板的，粮库里吃饱了撑的，跑那么慌赶死吵！——杆子要倒！龟儿子们卖什么呆？快来帮着支稳了！血祖宗的，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天黑地冻得像石板，老爷儿（太阳）一出来又要化成一摊臭泥！”

几个在帐篷里说笑打诨的兵忙跑出来，撮着碎石块塞揸那歪斜欲倒的晾衣竿。一个矮个子仰着脸，嚷着鼻子龇牙咧嘴笑道：“秃子老五早就想喝粮库里存的酒了，不成想先吃一口尿泥汁儿，滋味怎么样啊？”秃子拂落着身上的泥点子，恨恨说道：“格老子的，老子吃不上，讷亲儿子也未必吃得上！早晚叫莎罗奔端了狗日的粮库，大家都吃不上！真是奇哉怪也，张军门带老了兵，偏偏不叫带，讷亲个臭书生，只晓得板着个屁脸训人，他会打仗？”他的话音一落，立即引起一阵共鸣：

“秃子老五这话地道！”

“先头在小金川，窝在烂泥塘里，还差点叫人家端了老营中军。如今移到北路，还是他娘的睡烂泥塘帐篷……我连做梦都想着睡个干崩崩儿的窝棚！”

“夺大金川，夺大金川，夺了两次了，几百里烂草泥潭地，粮食上不去，夺了也得退回来！死在烂泥地里的人比他妈打仗死的多十倍！”

“要是我们张大帅还掌事儿，我们哪能这么窝囊呢？张大帅攻苗那阵子，七十二洞苗蛮王反起……”

秃子老五用脚踹着木杆根儿，冷笑一声说道：“你说的那是当年！猫老了就要避鼠！小金川一仗不是张广泗指挥？我瞧着是人家莎罗奔给朝廷留面子，不然连他也叫活捉了去！”矮子尖着嗓门，生怕别人抢了话头似的叫道：“那都怪讷亲在里头搅的，他要不管军务，张军门一个婆婆当家，出不了小金川那场乱子！”一个络腮胡子当即冷冷顶上，说道：“张军门是个活周瑜，最没器量，越老越混蛋！我兄弟就在中军给他做饭，小金川打败仗，就是姓张的瞎摆活不听阿桂军门的主意，还妒忌，先派人家带一群守库的爷孙兵深入孤地到刮耳崖，事后又妒人家桂爷，怕揭出他的短来，又想杀人灭口！这种德行，谁敢跟着他？谁愿给他卖



命?!”他朝帐外望了望，小声道：“祁管带查营来了，龟儿子是张广泗的亲兵下来的，咱们进帐子，唱歌!”于是几个人一个接一个溜进帐篷。顷刻各个帐篷起伏彼起，响起兵士们五音不全的破锣嗓门儿：

圣略宣，皇威鬯，风行电激物震荡。
物震荡，声灵驰，靡坚不破高不摧!
曩西域，版图廓，二万余里我疆索。
两金川，敢抗千，自作不靖适自残……
春风吹铙入桃关……奏凯还，虎臣黑士皆腾欢……

那一行骑兵当然理会不到兵士们这番议论，此刻已经驰到刷经寺的梵塔前。为首的两个军官在山门前的转经轮前滚鞍下马，将鞭子和缰绳扔给随从的戈什哈，便见中军门官迎上来禀道：“讷经略相公和张军门两个人正商议事情，请海兰察军门和兆惠军门到候见厅暂息听令!”

“是!”那位叫海兰察的青年军官行军礼平臂在胸答应一声，却不举步，回身对身边另一位军官笑道：“和甫，候见厅这会子准坐满了，那都是些烟虫，我怕闻那股子烟臭味。你要去你先进去，这会子外面干爽，太阳底下晾晾，衣服干透了我就进去。”兆惠道：“我也嫌那屋里气闷，你自己不愿的事叫我去干!我也在外头晾晾!”二人说罢相视一笑。

这两个军官年纪都在三十二三上下，个头也差不多，又都喜欢穿黑甲披红袍。乍一看，有点像孪生兄弟。因为二人平时相处得好，打仗、出差形影不离，一个灶里搅马勺，又同住一个大帐篷，管着征剿大军的粮库，一正一副两个总粮管带，又都是副将衔，一样的爱兵如命，所以军中有“红袍双星将”之称。但其实二人门第出身、性情相貌都很有不同之处。兆惠是长瓜脸，面色苍白清癯，一对眼窝微微下陷，峭峻的面孔上极少表情，压得重重的两道扫帚眉下，一双瞳仁漆黑，偶尔眼波滚移闪烁一下，晶莹得如荧光宝石，却是一闪即逝。海兰察身材比兆惠略胖，双眉剔出，有点像鹰的双翅向上插去，略带紫铜色的面庞一点也不出众，还配着一只不讨人喜欢的蒜头鼻子，却是个喜天哈地的性子。此刻二人站在刷经寺外转经轮石阶前，由着融融的阳光晒着，兆惠一脸安详闭目向阳，海兰察却像只猴子般躁踏不宁，一会踹踹脚，用手抠弄靴子上的泥斑，一会又脱下袍子又抖又搓，来回不停快步走着，笑嘻嘻拨转那一排经轮，问兆惠：“这曲里拐弯的字，我他娘一个也不识得!兆哥，你去过蒙古，给咱说说!”



“那不是蒙文，是藏文六大名王真言。”兆惠腿上的肌肉不易觉察地抽动了一下，仿佛从很深的遐想中憬醒过来，一字一板地说道：“唵、嘛、呢、吧、弥、吽——”他又绷紧了嘴唇，被阳光刺得眯缝成一条线的眼睛里晶莹闪烁着微光，微睨着湛青的天空不言语。海兰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郁郁苍苍的山峦，枯黄的老树丛草间蒸蔚着淡青色的岚气，刷经寺前大龛上明黄镶边，宝蓝色的帅旗仿佛被雾湿了没有干透，平平地下垂着，上边也写着六个尺幅大字：

抚远招讨使讷

时而被风吹动，懒洋洋地翕张一下，像一个午困方起的人打哈欠，反而使这荒寒寂寥的空山更增几分落寞。兆惠见他久久出神，凑近了，用手指捅了他肋下一下，笑问：“喂，怎么了，又在老僧入定？告诉你，六大真言我知道。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哪个庙里没有呢？那个‘吽’字念成‘轰’，你倒错得别致！”海兰察这才转过脸，一笑说道：“怪不得上回你把孙嘉淦的名字念成孙嘉金——‘吽’字是念‘牛’的么？”

海兰察瞪着眼想了想，拍掌笑道：“是了！上回勒敏说笑话，雍正爷那时候北京去了个红衣喇嘛，把个探花给咒死过去，念的也是六字真言，救醒了问他，‘你听见什么？’他笑着说‘别的没听见，只听他说：俺把你哄！’这可不是对景儿了，再不会记错的了！”他龇牙咧嘴，吸溜着鼻子，统手跺脚没一刻安静，又道：“你怎么那么重的心事？这面旗什么鸟看头，老盯着作么？”

“我是担心大粮库。”兆惠深深透了一口气，“我们的大粮库离着小金川太近了，中间只有一百多里草地。从成都运来一百斤粮要耗十五斤，要被莎罗奔抢走，一反一正就是三十斤，这个仗就没法打了。”他细白的手指交叉地握在一起，不安地搓动着，指关节都发出咯咯的微响，加上他阴郁苍白的脸色，竟使海兰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海兰察敛起嬉笑，低着头想了想，抿着嘴沉吟片刻，说道：“成都的粮也都是两江湖广调来的，不过不从军费里支项罢了。阿桂原来在这里，我们还可不操这个心，现在他是远走高飞了，坐镇古北口的建牙将军，撂下我们来应付——”他看了看门可罗雀的刷经寺山门，“——这两个日娘鸟撮的活宝！”

他说的“两个活宝”自然是指讷亲和张广泗。张广泗原是雍正朝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麾下的一员大将，因脾性倔强暴躁与主将不和，改拨四川总督岳钟麒指挥。年羹尧青海一役，击败罗布藏丹增，二十余万准葛尔蒙古兵溃乱，散处各地据守。雍正皇帝下诏由岳钟麒率部殄灭，张广泗由松潘带两千人马策应岳钟麒的



主力，攻州陷府一路向北，竟是如入无人之境，一路擒敌三万，又在青海北鱼卡解了中军之围。自此起家，晋封为云贵提督。雍正季年，诏令云贵改土归流。两省苗人揭竿而起，糜烂不可收拾，村村起火树树冒烟，两省政令不出省垣，雍正一怒之下撤掉了军机大臣兼云贵总督鄂尔泰的职衔，由张广泗出任总督。张广泗以五千孤军，三个月连下七十多个苗寨，不到一年半便荡平两省叛苗，生擒叛苗拥立的假王。以此赫赫功勋，张广泗晋位侯爵，节制云贵两广川鄂六省驻军。以此威势，有清开国以来，除了年羹尧再没有第二人。人们私地赠号“天下兵马大元帅”。

这样一个打了一辈子胜仗的大将军，来到川西藏羌之地却连连大败亏输。乾隆登基以来，为打通入藏道路，先派大学士庆复进击盘踞上下瞻对的斑滚部落，上下瞻对只是个弹丸之地，比不上内地大一点的村子，庆复竟打了两年，耗资百万，只落了两座空“城”，还要大军镇守，斑滚潜入金川，撩拨藏民反叛，倒使战火蔓延川西，几乎殃及青海。乾隆赫然震怒，封了庆复祖父遏必隆的刀，赐庆复自尽，由张广泗主掌军事，进驻金川地域，以十五万精兵三路夹击，不损叛藏莎罗奔一根毫毛，只探明了庆复假冒军功的劣迹，中了诱敌之计，被困困在小金川，几乎全军覆没。庆复被赐自尽，张广泗也落了个“戴罪立功”的处分，在营“帮办军务”。那讷亲来得更有意思。他是乾隆的首辅宰相，军机处“第一宣力大臣”，康熙孝诚皇后嫡亲的侄孙儿，位置还在权势炙手可热的当今国舅傅恒之上。好端端一个太平宰相天潢贵胄，会突发异想要立功封侯，自动请缨来平金川。帮办军务的张广泗跑到成都养“病”，下面这群丘八爷都是他带了几十年的骄兵悍将，哪里瞧得起这位白面书生？在刷经寺大营几次会议，都是讷亲唱独角戏，军爷们恭敬执礼到十二分，却不是哼哼哈哈就是叫苦连天，粮草军饷车马辎重诸事天天和主帅扯皮，竟是指挥不动，只得千请万请亲自到成都搬这“老师”回营。两个人，一个是心雄万夫腹无良谋，一个是败军之将愣充诸葛。军中大小将官无不私下戏称“两个活宝”。

听海兰察说话，兆惠仰着脸出了半日神，这才转脸笑道：“小声些儿罢！没看这是什么地方儿？上回会议，你在厅里叽咕，跟谁说过张广泗是张士贵的嫡亲灰孙子？张大帅是眼里揉得沙子的？叫马光祖私地问我几次，你都说了两位主将些什么话，掰屁股招风，为口孽得罪他们，值吗？”

“我看你是在黑龙江叫人整怕了。”海兰察一晒，说道：“他们两个这副熊样子，还不叫人背后说两句？你说马光祖问你，他何尝没问过我你的不是呢？——带兵靠恩义，这两样他们都没有。打了败仗又怕下头把丑底子都抖搂出来，弄些





眼线防贼似的防着我们！”

“他们现在是山高皇帝远，手里又有权。一个蔡京，一个高俅，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们日子不好过，得防着寻下头的不是。”

“蔡京高俅管谁筋疼！”海兰察一脚将一块鹅卵石踢得老远，“老子不是林冲，没得娘子给他占！蔡师爷前儿见我，说粮库要搬过来。说是阿桂的条陈——粮库离着莎罗奔太近了，皇上不放心，下了三道密谕——挪到这边当然不错，只离着这两个混蛋近了，事多，恶心！”兆惠道：“我估着这次会议就是说这事。咱们两个你从乌里雅苏台来，我从黑龙江来，后娘怀里不好撒娇儿，小心着点罢！”

正说着，山门里飞也似跑出一个中军，边跑边喊：“相爷军门已经升座议事，你们怎么还不进去？快快！”不到面前便趑身返回。两个人对视一眼，一边答应“是！”一溜小跑进了山门。向西一箭之地，已见候见厅前戈什哈马弁亲兵雁阵般站列门前两侧，个个手按腰刀目不斜视，钉子一样直立不动，一派肃杀景象。海兰察和兆惠在门口定了定神，大声报道：“抚远招讨大军门麾下总粮管带兆惠、海兰察晋见！”

屋子里一片死寂，没有人答话，过了好一阵子，才听讷亲略带嘶哑的声音，阴沉沉吩咐：“进来！”

“是！”

两个人齐声答应，几乎同时跨进屋里。这是刷经寺喇嘛平日诵念晚课的经房，因为山墙宽阔，四间房足有寻常六七间房大，中间房檩间还支着红漆镀金木柱，地下漫铺着一色水磨青砖，只为防潮，窗子砌得很小，屋里显得幽暗阴沉，乍从大亮白日的外边进来，黑得像钻进地洞里。良久，二人的眼睛才渐渐适应，只见东西两侧的经柜前都设有座椅，一溜两行的将佐个个双手拄剑端然肃坐，木雕泥塑般纹丝不动，北边供佛处设着硕大无朋的供台，酥油灯碗堆叠在一处，空的地方摆了足有丈许方圆的一个大沙盘，沙盘前讷亲居中而坐，九蟒五爪袍子外罩着簇新的仙鹤补服，项上端正挂着的蜜蜡朝珠在窗下幽幽闪光，珊瑚顶戴后还插着一枝翠森森的孔雀花翎。身后还挺立着一位五品校尉，双手捧一柄明黄流苏的九龙宝剑，上面搭着绣缎龙明黄袱子，在暗中熠熠生光，仿佛在炫耀它至高无上的威权——这就是所谓“天子剑”了。

兆、海二人行罢礼，讷亲却没有立刻让他们就座。一张长长的脸毫无表情，苍白得几乎没有血色的面孔上一双三角眼压在蝌蚪眉下，深邃得古井一样，直直地盯着两个迟到的将军。半晌才道：“你们来迟了，坐下吧！”在众目睽睽下，



两个人径自走到左侧旁两个空座跟前，兆惠不言声恬然自若入座，海兰察背转面向侧边熟人伸舌头扮个鬼脸，却一本正经转过脸来，这才仔细打量坐在讷亲右边的大将军张广泗，恰张广泗也转过脸，二人四目相对，都避了开去。他却甚不安生，又用目光搜寻大军督粮参议道勒敏，却见勒敏的座位紧挨着讷亲，不与诸将同列，正呆呆地想心事。与勒敏并列坐着还有个三品文官，黑矮精瘦，麻脸上一双椒豆一样的小眼睛十分精神，却不认得。正思量着，“这个家伙是做什么的？”讷亲轻咳一声，说话了。

“诸位！”讷亲挺了一下微驼的背，脸上透出一丝血色，不疾不徐说道，“金川之役自上下瞻对斑滚脱逃算起，已经打了整整十三年，至今为止，敌我仍旧是对峙局面。皇上虽高居九重，自从委我为经略大臣，几乎三日一诏五日一命，垂询进军情形。但事到如今，我军还仅只是对大小金川造了个合围形势。两军数次接战都因中间隔了一百余里的草地沼泽，不能为久战之计。讷亲身为经略大臣、忝在高位尸居素餐，领军以来半年有余，未有寸功建树。中夜推枕、扪心徘徊，真是愧惶不能自己！上无以对主上宵旰焦虑，体念元元之情，下愧对三军将士跋涉泥途、激切用命之心。劳军糜饷师老而无功。这样下去，不但朝廷不能容，就是我们自己，又何以对君父百姓？”他说到这里，轻轻叹息一声，指着勒敏身边那位官员，说道：“这位是刚从北京赶来传旨的李侍尧李大人。他来，给我们带了六十五万两的军饷，还有犒赏三军的三十万斤风干牛肉。没有开始计议军事前，先请李大人训示！”

将军们不禁面面相觑：在座的军将统帅，职位高的官居极品，至不济的也是统兵三品参将，这个小小道员有什么资格在这场合训话？

“兄弟是代天训示！”李侍尧稳几而坐亢声说道。他仿佛患天花痊愈不久，脸上的麻子脱痂嫩肉在窗下泛着光，声音又尖又亮，还带着金属一样丝丝颤音：“本来，兄弟是奉旨去云南主理铜政司，可临陛辞时皇上在乾清宫亲自召见，天语谆谆叮咛，整整说了两个半时辰，命兄弟前来劳军。”

“奉旨劳军，用什么‘劳’？六十五万银子是从户部钱度那里调出来，从湖广藩库直运金川，都由兄弟一手经办。一切衙门都不能经办此事。怕的是那些黑心胥吏短秤少两克扣了‘火耗’。我从北京走时带了三个师爷，现在带到这里只剩下一个……”

他说到这里，军将们已经有人在窃窃私议：

“这鬼崽子，怎么这么啰嗦……”

“喂——老王，你在兵部当过差，知道他是哪里选出来的么？”



“……别小看了，是傅六爷荐出来的！”

“怪不得这般大模大样！”

“哼！狐假虎威……”

霎时，他们的议论就被李侍尧的话震住了：“另外两个，我在汉阳码头请了湖广巡抚的王命旗牌当众正法了——银箱装船，他们趁乱，竟往自己船上装了一箱！”

李侍尧眼中闪着狠毒的光，声气却是依然如故：“这似乎是题外的话了。皇上说，金川莎罗奔男女老少一共算起还不到七万人，前后两次兴军征伐，我军伤亡已经三万，屡战屡败，耗资二百余万两，没有寸步之功……皇上说着落泪，我也哭伏在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侍尧受主知遇之恩，岂敢因私枉公？！因此，六十五万银子一两不少，三天后运到军中，三十万斤牛肉，是我从铜政司厘金里调出来额外孝敬各位将军的。以此为限，若踏不平大小金川，生擒不了莎罗奔，对西川蛮地若做不到犁庭扫穴，我另送诸位老兄每人一口棺材！”说罢起身一揖坐下，神态平静如故。候见厅里鸦雀无声，静得连一根针落地也能听见。

“嗯，这个——侍尧大人方才讲的，都是圣谕里的。没有向诸位宣读谕旨，是旨意专对讷相和我讲的。”张广泗清清嗓子，眯缝着眼幽幽说道：“小金川之役，庆复刚愎自用，不听谏劝深入孤地，招致大败。我为副帅，也难辞其咎。我是带了几十年兵的老行伍，吃了这么大的亏，也真羞辱难当，气得大病一场。我们做臣子的，讲究的就是个文死谏，武死战。这一阵打不赢，且不说天威不测君恩难负，我自己也臊死了。兄弟们，金川只是个弹丸之地，我军七倍于敌，将其团团围困，反而折腾得自己人仰马翻，不愧么？也实在是赢得起，输不起了！大家都是和我一块刀枪箭雨断城炮灰里滚出来的人了，好歹这次争口气，成全我这把老骨头，也成全了你们自己……”他用抑郁的，近乎央求的目光扫视大家一眼，绷住了嘴，像要穿透墙壁一样遥视着前方。

他的口气虽然平静，在座的军将一多半都是跟他二十余年的，无论在青海，纵横万里黄沙戈壁，还是在云贵险山恶水间，和强蒙强苗对阵，那种机敏果决，指挥若定的刚毅，那种领先破阵，叱咤三军的气势，似乎都在小金川一战惨败中烟消云散了。他从来也没有这样侃侃恳恳，以平等的口气和属下讲过话，更不用说话语里还带着凄凉和无奈的恳求！听着他说话，看看他额前白了一多半的短发，将军们面上不动声色，心里都是一沉。正没奈何处，讷亲又转头问勒敏：“勒大人，你要不要讲几句话？”

“不敢！”勒敏在椅中一欠身，说道：“军务上的事学生不懂，不能混插言。



我奉天子诏命，总管大军粮秣。军中但一日缺粮，都是我的干系。已经飞递文书给两江总督金钺，特选三千石精米速运来金川，打了胜仗，让兄弟们好生打打牙祭。虽然大金川一战失利，但哀兵必胜，这次好生筹措，趁春旱时间道路好走，雨季前打好这一仗！别的没得说的。”说完站起身，微笑着双手抱拳，团团一揖，轻轻将搭在肩上的辫子理到身后，又复坐下。他是破落旗人，潦倒京师读书，居然一举身登龙门魁天下，殿试状元，放着花团锦簇似的文官前程不走，自动请缨军前效力。这份志气深得乾隆爱重，几年间连连超迁，已加了右副都御史的衔。又不归招讨大营建制管辖，所以从庆复到讷亲、张广泗都对他礼敬有加。

讷亲待勒敏说完，温和地向他和李侍尧点点头，对身边的张广泗道：“昨晚我们商议了一夜，你和大家说说，看各位将军有什么高见。”张广泗只一笑，说道：“讷相，说好了的嘛！还是你主持。我以下诸将唯命是从！”“那好。”讷亲转脸过来，稍稍提高了嗓门，说道：“我们检讨小金川失利，犯了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兵家大忌。南路攻小金川，一路沼泽三百余里，进兵路上陷进泥淖死的兵士就有八百多人。用竹竿插在泥潭上的标记，藏民夜里稍一移动，又要重新再试再标，中军深入腹地，阿桂又深入刮耳崖，达维、小金川和刮耳崖被莎罗奔段段分割，首尾不能相顾。莎罗奔部人都是土著，地形熟悉，又不怕瘴气，兵士能单兵作战吃苦耐劳，所以我们吃了大亏。”他站起身来，从戈什哈手中接过一根杆棒，吩咐“撤座”，用杆棒指着沙盘，说道：“大家请看！”

“噎！”

几十名军将齐应一声纷纷起身，顿时马刺佩剑碰得叮当作响。在大沙盘前围成一个半月形，听讷亲部署指挥。

“大家来看这木图！”讷亲变得有些兴奋，颊上泛出潮红，眼睛也闪烁生光，用杆棒指着沙盘朗声说道：“这里是刷经寺，这里是我们的松岗粮库，这里就是大金川。我已传将令勅龙的南路军进驻黑卡，康定曹国祯部也占领了丹巴。敌人不能西逃甘孜，也无路亡命云贵。这是大形势。”他顿了一下，声音柔和中带着点嘶哑，又道：“我军两次攻取大金川，都因为粮食供应不上去，大金川和松岗之间一百多里草地成了天然屏障，其中关键锁钥就是我们始终没有占领下寨。下寨在大金川和松岗之间，打下了它，就等于有了过草地的桥。所以，这次要用最精锐的侯英部，两万人强攻下寨。南路军和西路军一律按兵不动。这样，莎罗奔必定向刮耳崖逃窜。我已几次派人侦探刮耳崖，地形虽然险要，但只要截断丹溪，他的老窠就要断水。这是比断粮还要厉害的一着。莎罗奔若不退刮耳崖，就在这百里方圆成了流寇，十几万大军合围之下，也只有束手就擒——大家以为如

